

海德格尔文集

孙周兴 王庆节 主编



Martin Heidegger

讨论班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海德格尔文集

孙周兴 王庆节 主编

讨 论 班

王志宏 石磊 译

孙周兴 杨光 校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文集. 讨论班/(德)海德格尔著;王志宏,
石磊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7-100-15987-6

I. ①海… II. ①海… ②王… ③石… III. ①海
德格尔(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文集 IV.
①B516.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617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海德格尔文集

讨论班

王志宏 石磊 译

孙周兴 杨光 校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5987-6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4½

定价:138.00 元

Martin Heidegger

Seminare

2. , durchgesehene Auflage 2005

Gesamtausgabe Band 15

Herausgegeben von Curd Ochwadt

©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86

本书根据德国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 2005 年全集版第 15 卷译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

中文版前言

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于 1975 年启动,迄今已出版了 80 余卷(按计划将编成 102 卷)。已出版者包含了海德格尔著作(含讲座、手稿等)的基本部分(即全集第 1—3 部分),余下未出版者多为书信、札记等(全集第 4 部分,第 82 卷始)。随着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出版工作的顺利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海德格尔翻译和研究已呈蓬勃之势,目前至少已有英、法、意、日四种文字的全集版翻译,据说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的全集版翻译也已经启动。相比之下,汉语的海德格尔翻译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甚至不能与亚洲邻居的日、韩两国比较,严肃的译著至今只有十几种而已。这种状况是令人羞愧的。

为让中文世界更完整、更深入地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经反复酝酿,我们计划根据《海德格尔全集》版,编辑出版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收录海德格尔的代表性著作 30 卷,其中前 16 卷为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我们依然认为这一部分是《海德格尔全集》中最值得关注的,包含了作者已经稳定下来的思想),而其余 14 卷为海德格尔的重要讲座稿和手稿。我们假定,这 30 卷属于海德格尔的“基本著作”,基本上已能呈现海德格尔思想的总体面貌。当然,我们也并不因此否认其他卷本(讲座稿和手稿)的意义,

而且我们也愿意认为,中文世界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完整理解,仍然要基于对《海德格尔全集》的系统译介。但我们选译的30卷至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也或可为将来可能的中文版《海德格尔全集》的工作奠定一个基础。

所选30种著作中,约半数已有成熟的或比较成熟的中文译本,少数几种已经译出了初稿,其余约十余种则有待新译。已出版的译著在编入《海德格尔文集》时,将根据德文全集版重新校订,因为其中有几种原先只是根据单行本译出的,也有几种在译文品质上是稍有欠缺的。

由于是多人参与的多卷本(30卷)译事,又由于众所周知的海德格尔语文表达方面的奇异性,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在译文风格上是难求统一的,甚至在基本词语的译名方面也不可能强行规范划一。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也可能为进一步的义理辨析和讨论留下空间。我们唯希望能够尽量做到体例方面的统一,以便至少让人有一套书的整体感。

按照我们的计划,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每年出版5种左右,约五六年内完成全部30卷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我们希望借此为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事业提供一个基础性的讨论平台,也愿学术界有识之士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大型的学术翻译事业。

孙周兴 王庆节

2011年12月8日

目 录

马丁·海德格尔—欧根·芬克：赫拉克利特

- 第一次：[讨论班的]推进方式。——从残篇 64 开始（相关残篇：41, 1, 50, 47）。 3
- 第二次：解释学的循环。——έν[一]与πάντα[一切]之间的关系（相关残篇：1, 7, 80, 10, 29, 30, 41, 53, 90, 100, 102, 108, 144）。 27
- 第三次：πάντα-όλον[一切-整体], πάντα-όντα[一切-存在者]。——对于残篇 7 的不同解释（相关残篇 67）。——πᾶν έρπετόν[一切爬行者]（残篇 11）。——季节的到时特征（残篇 100）。 53
- 第四次：“Ηλιος[太阳], 日光-黑夜, μέτρα[尺度]-τέρματα[界限]。（相关残篇：94, 120, 99, 3, 6, 57, 106, 123）。 74
- 第五次：一种思辨解释的难题。——πῦρ αείζων[永远的活火]和时间？（残篇 30）。 98
- 第六次：πῦρ[火]和πάντα[一切]（相关残篇：30, 124, 66, 76, 31）。 121
- 第七次：阐释者的差异：存在的真理（残篇 16）或者宇宙学的

视角(残篇 64)。——赫拉克利特和思想之实事。——尚未形而上学和不再形而上学。——黑格尔与古希腊的关系。——πυρὸς τροπαί[火的转变]和破晓(相关残篇:31,76)。	140
第八次:生与死的交错(相关残篇:76,36,77)。——凡人和诸神的关系(相关残篇:62,67,88)。	167
第九次:不死者:终有一死者(残篇 62)。——ἐν τὸ σοφόν[唯一智慧](相关残篇:32,90)。	191
第十次:诸神和凡人之间的持久敞开性(残篇 62)。黑格尔的“思辨”。——黑格尔和赫拉克利特的关系。——生-死(相关残篇:88,62)。	210
第十一次:黑格尔的“逻辑”。——“意识”和“此在”。——人之本质在光明和黑夜之间的位置(相关残篇:26,10)。	236
第十二次:睡与梦。——ἄπτεσθαι[点燃、触动]的模棱两可(相关残篇:26,99,55)。	267
第十三次:死亡关联,等待-希望(相关残篇:27,28)。——各种“对立”及其“转变”(相关残篇:111,126,8,48,51)。——结尾的问题:希腊人之为挑战。	291
编者后记(弗里德里希-威廉姆·冯·海尔曼)……	315
译后记(王志宏)……	318

四个讨论班

1966 年勒·托尔讨论班	325
1968 年勒·托尔讨论班	346
1969 年勒·托尔讨论班	393
1973 年策林根讨论班	449

补遗

思想的来源	483
巴门尼德: 'Ἀληθείης εὐκυκλέος ἀτρεμὲς ἦτορ[浑圆 的、不跳动的真理之心脏]	485
德译者后记(1977 年)	493

附录

苏黎世讨论班

1951 年 11 月 6 日的谈话	509
本卷编者后记(库尔特·奥赫瓦特)	529
译后记(石磊)	537
中文版校者说明	539

马丁·海德格尔——欧根·芬克：
赫拉克利特

1966/1967 年冬季学期讨论班

王志宏 译
孙周兴 校译

10 1966/1967 年冬季学期，在布莱斯高的弗莱堡大学举办了由马丁·海德格尔和欧根·芬克共同主持的“赫拉克利特讨论班”，呈现给大家面前的就是这次讨论班的记录稿。最初打算的是，这种阐释将接续进行好几个学期，但是很可惜，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目前付梓的只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一个关于残篇的残篇。

欧根·芬克

布莱斯高的弗莱堡 1970 年 4 月

第一次： [讨论班的]推进方式。 ——从残篇 64 开始 (相关残篇：41,1,50,47)。

芬克：在讨论班开始之际，请允许我衷心感谢海德格尔教授先生，因为在我们共同努力挺进赫拉克利特这位伟大的而又在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思想家的领域时，他已经做了精心准备，以接受从精神上引导我们的工作。赫拉克利特的声音，就像皮提亚^①的声音，到达我们已经达千年之久。尽管这位思想家生活在西方的本源处，而且就此而言已经过去太久了，但是，即使现在我们也还没有追上他。从海德格尔在许多文章中和这位希腊人进行的对话中，我们能够学到，最遥远之物如何变成切近的，最熟悉之物如何变成陌生的，以及我们如何不能走向平静，我们如何不能依赖对于希腊语所作的某种确定的阐释。对我们来说，希腊人意味着巨大的挑战。

我们的讨论班应该是思想的练习，也就是说，练习再思(Nachdenken)由赫拉克利特先行思考过的思想。当我们面对他

① 德尔斐神谕(Delphic Oracle)是古希腊非常有名的预言，在德尔斐城的阿波罗神庙里，女祭司皮提亚(Pythia)在进入一种类似昏迷的催眠通神状态后，由别人提问题，而她做出对未来事件的预测。《柏拉图对话录》记载了苏格拉底的一位朋友前往德尔斐向预言女神皮提亚询问谁是最有智慧的人。——译注

那仅仅作为残篇而遗留给我们的文本时，我们并不特别关注语文学的问题，虽然也许它也很重要。^① 我们的目标在于向前推进到实事本身(zu der Sache selbst)之中，也就是说，推进到也许站立在赫拉克利特的精神之眼面前的实事之中。实事并不是诸如结果或者任何一种语言的流传物一样的单纯现成在手的东西，相反，它恰好既能够通过语言的流传物被打开，又能够通过它而被遮掩。正如海德格尔已经指出过的，把哲学的实事，尤其是思想的实事，看作是一种现成的实事，这一定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思想的实事并不存在于像一个真理王国那样存在于我们面前的某个地方，任何人都能够进入其中。它绝非我们能够发现和掩盖的实事。对我们来说，它的实事性以及分派给它的通达方式依旧是晦暗不明的。首先，我们依旧要寻求赫拉克利特这位思想家的思想之实事，因此，我们多多少少和那个已经忘记了这条道路到底通向何方的人一样。我们的讨论班并不是关注某件引起轰动的事件，而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工作会议。我们共同的再思努力不免会出现某种失望和缺陷。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解读这位古代思想家的文本，尝试进入到某个精神性的运动之中，这一运动把我们释放到实事当中，而此实事理当被命名为思想之实事。

海德格尔教授先生已经同意，首先由我来提出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诸箴言(Sprüche)的先行阐释，我的阐释将给我们共同的对话提供一个讨论基础和一个出发的位置，以供某种批判性的超越甚

① 讨论班参与者的论述，主要是语文学的形式，由于版权的原因将不在一起发表。——原注

或捣毁之用,我的阐释能够使我们建立起某种与我们的探究话语相适应的共同基础。在我们逐条地解读和阐释这些箴言之前,也许对于赫拉克利特箴言的特殊语言做一番展望是不合时宜的。赫拉克利特的语言有一种内在的多义性和多维性,因此我们不能给它指派任何单义的指涉。它在从格言般的、警句式的、听起来意义含混的表达达到思想的极端夸张之间摇摆不定。

我们采用赫尔曼·第尔斯(Hermann Diels)编辑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作为我们这个讨论班指定的练习文本。对我们来说,由他编辑的赫拉克利特残篇的顺序并不具有约束力。我们出于自己的意图选择了另外一种排列顺序,这种顺序应该可以阐明残篇的某种内在的意义关联,并且不会因此而提出重新建构赫拉克利特早就亡佚的著作 *Περὶ φύσεως* [《论自然》] 的本来面目的要求。我们尝试着通过他的箴言的多重性拉出一条主线,以期某一确定的征兆自行显示出来。依照我们的意图而对残篇进行的顺序排列是否比第尔斯采纳的顺序更加优越,这里可以存而不论。

不作任何进一步的先行考虑,让我们直奔主题(in medias res)。我们从残篇 64: τὰ δὲ πάντα οἰακίζει Κεραυνός [雷霆支配着一切] 开始我们的阐释。就它的表面意思而言,显然这个句子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就这种意义究竟关涉什么而言,它是否还是可理解的,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然而首先我们要问,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一旦我们沉思关于这个句子的更多东西,我们就立即偏离了对此句子的那种简单理解以及表面上的熟

悉。第尔斯的译文是：“闪电支配着一切。”^①但是，一切^②是τὰ πάντα合适的翻译吗？稍加思索，人们的确能够得到把τὰ πάντα和一切相等同的结果。可是首先，τὰ πάντα意思是“一切”(alles)，意味着：一切物，一切存在者。赫拉克利特是在和Κεραυνός[闪电]相对立的情形下提到τὰ πάντα[一切、万物]的。在这样做时，他说出了物的多和闪电的一之间的关联。在电闪雷鸣之际，在“一切物”的意义上的许多事物闪闪发光，在这里，“一切物”是一个复数。如果我们首先素朴地追问τὰ πάντα[一切、万物]，那么，我们在这里处理一个总体的关联。如果我们把τὰ πάντα[一切、万物]翻译为“一切物”，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物？一开始，我们选择一条确定的策略性的素朴的道路。一方面，我们在一种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把握物的概念，用物来指一切存在着的東西；另一方面，我们在一种更狭窄的意义上使用它。如果我们在更加狭窄的意义上来意谓物，那么我们可以在下列二者之间做出区分，一是出自自然的物(φύσει ὄντα[自然存在者])，一是由于人的技艺而产生的物(τέχνη ὄντα[技艺存在者])^③。我们用所有出自自然的物，用诸如石头这样的无生命的物和像植物、动物和人——就我们可以把人当作一个物来谈论而言——仅仅是指这样的东西，它们被统一在一起，而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史教研室编译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古希腊罗马哲学》中这句话译作：“雷霆支配着一切”。参见该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4页。——译注

② 此处“一切”德语原文为 Weltall，字面上可直译为“世界一切”，也可译为“万物”或“宇宙”。——校注

③ 或可译为“人工存在者”。——校注

且有一个确定的轮廓。我们把确定的单一物收入眼帘,这个单一物作为以某种确定的方式存在的单一物在自身之中具有特定的、一般的特征。我们做了一个默然的假定,τὰ πάντα[一切、万物]在总体的多的意义上形成了有限的受到限制的物的整体。比如,一块石头是一座山上的石头。我们也可以说山也是一个物吗,还是,我们把一个具有确定轮廓的东西称作一物,这只是一个语言的惯用形式? 石头作为卵石出现在山上,这座山属于这个山脉,这个山脉属于地壳,而地球是一个更大的物,它作为重力中心属于我们的太阳系。

海德格尔:一开始就去追问,赫拉克利特是否在别的残篇中也谈到过τὰ πάντα[一切、万物],以便从它那里获得关于他到底把τὰ πάντα[一切、万物]理解成什么的确定内容,是不是也许不太合适?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更接近赫拉克利特了。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想要进行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闪电和τὰ πάντα[一切、万物]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必须具体地问,在赫拉克利特说“闪电支配着一切”时,它可能意味着什么。闪电能够从根本上支配一切吗?

参与者:如果我们首先仅仅把闪电命名为一种现象收入眼帘,那么我们必定感到好奇的是,它可以支配一切,因为闪电自身作为现象性的存在者,作为一种感官可以知觉的发光现象,和所有其他存在者一道属于一切。

海德格尔：如果我们以希腊的方式来理解它的话，我们必须把闪电带入到与自然现象的关联之中。

15 芬克：闪电作为可以观察到的自然现象意味着在夜晚的黑暗中突然
 15 然出现一道耀眼的亮光。就像闪电在深夜里突如其来地发出闪光，在一道光的光亮中，物显示出其相互勾连的轮廓，闪电也在一种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把许多物以相互勾连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并显露出来。

海德格尔：我回忆起我在爱琴海逗留的一个下午。突然间，我感觉到唯一一次电闪雷鸣，接下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顿时冒出一个念头：宙斯（Zeus）。——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和赫拉克利特一道来寻找，τὰ πάντα[一切、万物]是什么。在他那里，在何种程度上在凑集在一起的个体物意义上的“一切”（alles）和意味着无所不包的统一性的“一切”之间的区分是可能的，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残篇 64 而向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另一个任务是在 τὰ πάντα[一切、万物]和闪电之间的关联。我们必须和赫拉克利特一道把闪电置入与火（πῦρ）之间的关联中。并非无关紧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到是谁为我们流传下来了残篇 64。他是教父希波利特（Hippolyt），大概卒于公元 236/237 年。从赫拉克利特的时代算起，到我们这条残篇为希波利特所引用，已经过去大约 800 年了。在上下文中，这句话是在谈论 πῦρ[火]和 κόσμος[世界、宇宙]。但是在这里，我并不要深入到这个由于残篇和希波利特的语境而形成的语文学问题之中。1941 年，在卡尔·莱因哈特（Karl